

杭縣志稿

第十九册

市仲選選



杭縣志稿卷二十四

文徵目錄一

文紀

一宋曹勛崇光顯孝禪院記 松隱文集

二仁和胡瑛孟紳聽香齋集

三東坡安平泉詩跋 崇禎三年沈一先補刻

四鮮于樞游臨平記

五劉基友梅軒記

六田藝蘅白鶴諸記

七記義橋郁公景熙

亢原志稿一卷二句

八黃汝亨題青龍禪院緣疏

九明沈謙臨平湖考

十祝文襄臨平記序

十一錢蒙杭州黃鶴山重建永慶寺記臨平記存

十二丁澎皋亭顯甯寺志序

十三查慎行撰卓蔗村詩序見敬業堂文集

十四毛先舒古雲錦亭碑記

十五王暉珍珠泉路

十六吳錫麒約同人皋亭探梅啟

十七吳錫麒王見大皋亭記游詩序

十八秦湘業梅邊送客圖

十九王誠韓瓶歌序

二十仲學輅錢邑茗溪險塘雜記

二十一仲學輅南北湖開濬記

二十二章炳麟仲氏世醫記

二十三俞樾臨平記補遺序

二十四馮开安吉吳先生墓表

二十五姚景瀛臨平記再續自序

二十六徐甲法華塢記

宋曹勛崇光顯孝禪院記 松隱文集

曹勛字公顯宋陽翟人補承信郎賜進士甲科後
拜昭信軍節度使加太尉卒

臣恭惟紹興皇帝執符御宇光啟中興溥博仁恩化
覃無外忠厚邁周家之政勤儉越漢文之德凡所謂
甚盛之舉皆見於設施其號令言動之際記注固已
成書惟致養東朝前聖以承顏悅色問安嘗膳極四
海之奉均寒暑而不渝猶為餘事又思所以崇東朝
之先以昭東朝之孝者選去城不遠有皋亭山者地
極秀潤形勢朝揖得故伽藍基址乃建刹為追嚴道

庀徒度材殿宇告成詔有司賜以崇先顯孝禪院為額命臣作文紀其實臣敢不對揚天子之休命臣聞虞舜恭己南面在宥天下豈小信小惠乎偏之所致惟教以孝所以能化成天下其後武王以孝稱三代顯王者其垂拱而天下治得以繼有虞之無為亦惟達孝而已諦觀虞舜周武克底於治仰知聖朝崇色養之化敦於變之風其得大孝為治躰之宗乎寺處皋亭山之陽面直北高峯左則長河深澗右則馬目相拱山承對峙秀不可掩連絡崇岡松杉彌亘翹鶴隱顯望之屹然實帝城之東際也上棟下宇翬飛輪

矣。大自佛殿、雲堂、鐘樓、經閣、法堂、寢室、庫司、香積、水陸、藏殿、官廳、童行、寮、後架、浴院、困倉、作屋、船坊、且過。以至前資、延壽、應用之所，無不必備。小大檻簷，凡一百七十有四。起造於紹興之辛未，落成於次年壬申之仲冬。仍詔攸司，俾免科敷差借，不許官司指占。至來歲冬，敕撥田三十餘頃，歲可收米二千一百餘斛。柴山、戢篠山等地二千八百畝，有畸，可足烟炊之用。又有旨賜江下房廊、土庫等九十間，以其日入充僧供。至是，魚鼓增煥，瓶錫饒益，持誦精懇，行業修謹。水邊林下，參學之人，縉素畢來，趨向為一寶社，安住如一。

法界遂甲抗之叢林其後粥飭之餘推香爐經卷依儀行道第知追嚴資薦罔有公幹驅馳之勞太師平樂郡王淵聖皇后季弟以疾薨始葬於寺後諸韋氏與凡韋族有不幸者皆以次序置塋列冢初王以東朝懿戚平居習靜留意理性創寺之始請於朝以僧文剛住持剛即為區處位置法則名刹匠成於心按圖分布一皆如指寺既即叙剛以久勞告退經三易主者隆興皇帝知在昔土木薪水之勤復命主寺事至則一眾欣然承順廣基大廈文甍駘薨皆悉所切意雖燈籠露柱無不知識於是益相倡率蔚為清修

允彰前功再紹之驗。嗚呼！皇太后所以致崇先之甚
虔者，則見天下事親之誠也。得顯孝之甚力者，則知
天子奉親之孝也。推而放諸四海，生盡其養，死獲其
葬，致熙熙然有家致戶到此屋可封之民，於崇顯之
道，豈不驚乎大哉！至若法筵大士陞堂一瞬，說種種
方便，舉自上機緣妙湛靈明頓起三乘五教之地，使
過去現在皆承法蔭，上以祝南山之壽，而萬福攸同；
次以拔淨土之歸，六識不昧，乃至十方九有虛靈空
界，入不思議妙莊嚴境，則崇顯之意是宜略見於斯。
文茲得擇筆記一代之勝，臣實與有榮焉。隆興元年

歲次癸未七月朔庚申初三日壬戌上日

仁和胡埕孟紳聽香齋集

胡埕字德輝宋晉陵人登宣和進士紹興初召試翰林兼史館校勘曾出知嚴州有蒼梧集

自艮山水門經臬亭臨平抵長安鎮舟中雜書所見六言

幾級唐梯河步三間頽屋城闈擘絮淙淙流水縹絲
軋軋比隣航後水分魚尾岸邊篙點蜂房犀導插鬢
塔影龍鬚展簟波光織錦迴文蘇蕙描朱沒骨徐熙
柳色鵝兒殼破花梢燕子身歌漱水浦通鹽邑上塘

路接沙河草長成瓶綠滿風吹檣檝黃多山石無圩土
瘠客民種薯祖輕遠近團焦蝸舍高低繡罽楸枰田
燭鳴鎮賽社溪船插柳燒香梵唄齋魚佛號銀鏤練
服邛妝插布帘標酒肆結松棚煮茶鑪了烏衣冠社
劇瑤璇弦索盲夫鬪鴨一欄水綠啼鷓十里花紅春
染鵝溪絹上人行猩色屏中翁仲荒原古冢麒麟高
碣新阡野祭林鳶攫肉墓門灰蝶飛錢閃閃鷹窠樹
黑斑斑雀糞牆紅避雨佛頭戴笠募錢僧磬敲銅雀
烈何曾顯位馬卿未必貲郎失笑嗇夫三老泥金徧
貼門牆燕壘新痕泥補漁莊晚景罾收菜圃雌雄黃

螻山坡子母鳥牛，研碧魏唐梭布。茜紅濮院機裙照，
影臨流浣婦。上頭纔嫁夫君，屋瓦鱗鱗市近。炊煙縷
縷村孤，到此山皆右折。夕陽一片平蕪，三尺舟如蚱
蜉。五雙禽載鷓鴣，船尾鳴榔策策。船頭撒網絲絲，引
水環來屋後。划船直到門前，菱港曲通蘆港。芋田近
接菱田，曳簞聲聞許許。旋盧影合團團，寶紗索來常
例。長年愁說平官，轉眼登忙已屆。關心穀價平時，比
戶伯休賣藥。此鄉居易吟詩。

東坡安平泉詩跋

崇禎三年沈一先補刻東坡安平泉詩跋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蘇洵子博通經史嘉祐中試禮部有東坡全集等

跋里西安平泉澄泓清冽近揖虎跑遠交錫惠余童而甘之每以從前著水經傳茗事者品外置之真為孟浪及讀蘇詩始知此泉原有不朽之名者舊有文忠碑刻失去名蹟烟消深足抱愧爰集蘇字鑄此詩於石誌毋謾也崇禎庚午長至日後學沈一先道傳氏謹跋

東坡題安平泉詩

聞說山根別有源，撥雲尋徑興飄然。
鑿開海眼知何代，種出菱花不計年。
煮茗僧誇甌泛雪，煉丹人化骨成仙。
當時陸羽空收拾，遺却安平一片泉。

明郎紹孔刻石 續臨平記在安隱寺萬曆間太學生郎紹孔鐫安平泉三大字。

鮮于樞遊臨平記

鮮于樞字伯機，元漁陽人，為江浙行省都事，後官太常寺典簿。晚年杜門謝客，築困學齋，自號困學。

民又號直寄老人有困學齋集困學齋雜錄

元貞元年四月二十日送客臨平鎮晨起買舟堰下
出東新橋自皋亭山以北岸多野醑醪香氣酷烈薰
人欲醉晚宿廣嚴院僧善聞好奇喜客置酒西首樓
下夜分乃罷明日遍歷殿廡得唐玄覽法師碑於東
廡之下乃開元廿三年集賢學士徐安貞撰諫議大
夫朱庭誨書云師姓褚氏其先河南人食采錢唐因
家焉師生而慧解從慧昌出家本邑有故隋華嚴寺
乃師俗緣之地因成此院後改今名碑經焚燬今不
可讀寺有錄本遂得其詳僧又指伽藍神曰此玄覽

法師之祖褚河南也。是日行者過期未出。普聞再煮。筍薦酒。復飲故處。大出書畫。誇客中有淨師草聖。四大幅。圓熟有師法。殊可喜。問之。乃寺僧也。紹興初。嘗被召作草。首書名花。傾國兩相歡。宋主不悅。賜罷。今錢唐人家所收。稱王逸老合作者。皆其書也。又東坡趙令爍。唱和真跡一卷。坡詩集中有之。令爍有詩聲。集不行世。因令錄之。序云。瞻和子致齋詩。有端向甕。間尋吏部。老來惟欲醉。為鄉之句。因道薄酒兼成斐。章。冀發笑也。古人醉以酒。蓋亦有所寓。一飲百憂忘。陶陶朝復暮。公欲醉為鄉。甕間尋吏部。惜取青銅錢。

濁醪安足酤。敢竊好事名。聊資子雲具。巧手斧鼻端。
此情知有素。東坡和云。伯堅惠玉膏兩壺。且枉佳篇。
次韻戲答。神仙無石髓。生死悲暫腐。坐待玉膏灑。千
載真旦暮。青州老從事。鬲上非所部。惠然肯見從。知
我困市酤。開瓶自洗盞。肴核誰與具。門外聽剝啄。烹
魚得尺素。伯堅又詩云。子瞻辭免起居之命。令爍復
用前詩之韻。一首以勉之。登州與儀曹。到官如旅寓。
螭陛鳳皇池。翱翔未云暮。冰雪照人清。黃色印中部。
譬如千日釀。一宿陋清酤。載筆無多辭。公真濟時具。
歎息賀德基。猶知我尸素。自此次韻題。其後者一人。

劉渥以詩跋者四人。湯思退、孫仲和、葛立方、陳之茂。以子孫題者四人。蘇籍、蘇嶠、趙伯醇、劉岑觀。覽署名者十人。陳相、汪應辰、鄭作肅、花彥輝、芮煒、徐慶、凌景夏、尹熹、劉孜、姚述堯。最後王明清題云。英宗潛龍日。居穆親宅。與宗屬淄恭憲王游。從原善。慶曆八年。歲在戊子。兩家各生子。同年月日時。其後英宗入繼大統。所誕即神宗。既即天位。以是日為同天節。恭憲所育迺太僕伯堅也。為本朝登進士第之冠。易文階最。先子孫蕃衍。世科相望。聲華焜耀。以至於今。五行之說。其可不信哉。僧云。伯堅子孫。今居臨平。貧不能自

拔其卷近年以粟易之其他無可錄者是晚始與行者別明日將還普聞曰此去佛日十里而近有寺白淨慧山水最佳寺有東坡題名真跡不可不一到於是自下山乘馬沿田塍轉邨塢詰曲行香篆中如是者數里過黃鶴山地始平路漸廣峯巒秀拔林麓深邃來道清泉如奏琴筑是時小雨暫止雲日鮮潤四顧闐然惟聞一鳥啼長松秀竹間同行者人人自失謂真在武林桃花源也少東遙見飛閣出木末導者已云到山門矣乃揖蒼髯叟酌甘露泉而後入時已破午群僧皆在住持覺老入城遂徑造方丈得東坡

真跡於法堂東壁云祖老入山之十三日迷赴南都
率景達原叔子中瞻今別於此熙寧七年八月十二
日字方四寸許又有蔡公五絕句石刻詩見集中循
東廡下入庫堂觀渥洼池泉玉色出東北山之麓有
石陂陀半在水中因公有不堪土肉埋山骨未放蒼
龍浴渥洼之句遂名回抵西廡入藏殿觀元豐間所
書經藏有巨蛇不敢近者久矣將出得二石於山門
之左迴楊無為司馬才仲秦少游之詩楊云元祐元
年六月十五日還自海上入佛日山淨慧道場瞻禮
懷禪師塔時長老弼公即阿育王寺大覺禪師之嗣

導予出山，酌甘泉而別。因留詩曰：佛日山前水，行人
甘露杯。須知源派遠，直是四明來。才仲云：水冷苔坐
暈，風高竹度涼。道人何處去，春色半滄浪。少游云：五
里喬松徑，千年古道場。泉聲與嵐影，收拾入僧房。楊
則手書才仲少游之詩，皆范石湖追寫。謙曰：伯機為
勝國名臣，文采豐盛，一時冠冕也。今觀此記，詳贍精
核，真有古作者風。見禁吾鄉文獻不少，若得隨時劄
記，人人如鮮于臨平故實，豈寥寥若此邪？前後分書
以紀事，此得全錄其文，用供素心者共欣賞耳。

劉基友梅軒記 誠意伯文集

劉基字伯溫元末進士明青田人佐明太祖成帝業封誠意伯有誠意伯集

皋亭之山有隱者也焉以友梅字其軒環其居皆梅也或曰友者人倫之名也君子以友輔仁人求其友必於人焉可也梅卉木也人得而友之乎生於世為人焉舍斯人弗友而卉木乎取之斯人也既不怪矣乎劉子曰否彼固有所激而云也夫彼所謂隱者也不同乎人而隱彼固自絕於世之人而卉木之為徒也彼固以斯世為不足乎己而隱以為高彼固謂人

不足與友而卉木良我友也。彼誠有所激哉。世之如管鮑者希矣。刺于谷風。嗟乎柔柔。賸于渭。賣于寄累。于灌夫。蠅營狗苟。于拜糜之人。友之而不為損者鮮矣。人不可以無友。彼將何所取哉。梅卉木也。有歲寒之擇焉。取諸人弗得矣。舍卉木何取哉。且此物非徒取也。凌霜雪而獨秀。守潔白而不污。人而象之。亦可以為人矣。昔人有揖怒蛙而勇士至。氣類以感之。直諒多聞之友。不遠千里來矣。然則斯人也。弗怪矣。隱者聞之曰。子知予。請書之。遂書以記于軒。隱者王其姓。昶其名。記之者。括蒼劉基也。

田藝衡白鶴諸山記

田藝衡字子藝明田汝成子西湖遊覽志著者錢唐人以貢教授應天博學善屬文有大明同文集田子藝集留青日札煮泉小品

冬十月十有九日與蔣子久權扁舟自北而西過白塔漾登白鶴山余之寶林別業在焉稍東遊東蓮寺復泛湖墅經嵩山上有小庵其北石邱培塿為蚌山由烏山迤邐而北為禪智寺迤馮孝女宅馮幼孫養母不復嫁母病思肉女刲股進之母死廬墓茹蔬捨宅為寺長慶中詔賚粟帛賜額報恩仍名其地曰孝女鄉

宋治平間改曰禪智。通志又載後唐孝女名醜孃，年十二，母病，剖腹取肝和粥以進，母愈而醜孃死，其墓在南，故分孝女南北兩鄉。杭舊志失載。寺東為古城頭，上山蔓延，宛類營壘，疑古人屯兵處。蓋此路實當獨松關要衝，亂離時之所必備也。再北過全山，至無諍寺，又北為東嶽廟，度安溪橋，溪流上接茗溪，至此百里，則勢緩而淵深，無復崩潰之慮矣。下通嘉湖，稅課司在焉。是夜還宿西長明別業。越日由東明取道遊荀山，有荀山寺，古塔為兵燹所燬。詢之老僧云：是荀子讀書處，碑石粉碎，莫可踪跡。其地稱靈芝鄉，清

息里荀侯崇善社稍東為良渚亦一大鎮也洪水之餘尚成澤國復折而西南為大雄山登大雄寺松徑深邃頗極幽寂其巔有龍潭宋南渡時嘗投簡祈雨潭中多產蜥蜴土人稱曰龍種也戲有持去者輒不見云能飛去山之南有龍潛塢其前溪中又名蜃潭或神物曾此起蟄故得名也凡前所過庵寺皆日就崩圯曾無足觀者惟此樓舍稍潔徘徊半日去五郎別業可三四里自西徂東周迴皆山而小溪四繞山之中阡陌縱橫村舍稠密其外垣堞濠塹故曰城隍山余修通志所載大雄觀壯茅篠楊梅諸山連接高

一百五十丈周迴三十五里者即此

記義橋郁公景熙 義橋在省城北十里

邵經邦字仲德明仁和人正德進士授工部主事
進員外郎改刑部有宏藝錄

范君國勛自義橋歸為言義橋雖僻在鄉間而學堂
林立莘莘學子為郁氏者多並言郁氏先德明嘉靖
間有名景熙者之遺事予聞之瞿然曰君子也嘗讀
邵仲德先生之宏藝錄而知之矣邵氏之言景熙翁
之為人於宗為長於鄉為望於齒為老於蓄為主

厚產為至饒業為至殷然長也易於慢也望也易於陵也老也易於倨也厚蓄者多侈饒產者多盈殷業者多舛翁皆不然事母定省不廢弟出宦

公弟景昕官將樂尹

為理其家政是不慢也忿未嘗譎言競訟怒未嘗毒拳鬥很是不陵也出則徐步入城趨步未嘗高車擁

蓋是不倨也食思嘗珍者去衣思嘗飾華者去是不侈也故者厚之益者充之以至於不貲是不盈也

耕者桑者直者償者畜者漁者徒而役者學而儒者莫不並舉是不舛也裕乎哉未有一蹴而致富一夕而起家者也其中有主乎其來有自乎故翁之主也

自少至老悉由於富之道未嘗輒求富也亦未嘗不求富也而富自至不然吾見求富者多矣而富者幾何人哉其自也一曰積累之功二曰繼事之功三曰孳孳不息之功不然吾見夫積者多矣而不能繼繼者見矣而不能終恒足者幾何人哉吾獨怪乎為富不仁之一言虎之惡播於萬世誤於為富之人以斯言而入於心其能積而富富而久哉又幾人哉

附邵仲德先生事畧

邵先生名經邦明正德中進士官刑部員外郎仁

和人嘉靖中劾張桂觸世宗怒謫戍福建在戍所
三十七年閉戶讀書與同戍陳九川相討論卒後
閩人立寓賢祠祀之隆慶初復官著有弘藝錄三
十二卷

黃汝亨題青龍禪院緣疏寓林集

黃汝亨字貞夫明仁和人萬曆進士官至江西布
政司參議有天目紀游廉吏傳古奏議

皋亭山環百里多名刹林泉幽勝稱黃鶴山之麓有
黃龍南禪師之法堂在焉舊傳有青龍寺為青龍之

分座今且沒為蕪草荒塢矣。吾友胡休復氏嘗選勝而結廬其處。將以漸中興其寺。不謂休復舉進士。入為太庶常。忽焉修文地下。併此廬居。亦不得再宿。其翁元敬先生過而悲思之。乃改為祠。祠休復。諸為休復友者。沈無回。卓去病。輩每深一往之痛。因相聚謀曰。古之英賢有存壞而者。存壞即山有存壞而佛法與存壞祠之也者。以休復也。百年而後不可知也。捨而為寺。寺存而佛法存。休復與之俱存。此究竟不壞事也。元敬於是破悲思為喜捨。請于邑侯周季侯公。更為青龍禪院。而更欲廣其營構。以供僧寮貯經。

函以重光黃龍師之席。然營構既廣，獨力難周。佛種同基，靈根不散。諸善知識之心，應與元敬父子之心等也。夫元敬能捨所有山產廬居以植其因，而諸善知識何難捐所有金錢粟帛以結其果。使見者聞者，人人喜捨若財，若法右在圓成黃鶴青龍之勝事，與聚沙布金，並垂千載，豈惟破堅得福，有作必受而已哉。敢重申具說，而為之勸。

湖壩雜記：半山即皋亭山，有娘娘廟在山之半，神姓倪，居山下。南宋時，兀術兵至，倪匿山中，懼不免於難，遂自盡於荒烟古木之間。時韓蘄王方拒敵，夢倪語。

之以姓氏云。受上帝之憐，證神於此。詰朝當戰，願助王威。王異之，援桴臨陣。有神鴉蔽天而至，鼓翼飛砂，使敵騎目迷而敗。韓表其異，因加敕封。其墓即在山隅。明季有潛欲圖為蔭地者，鋤插甫及，忽起鐵蜂數百，攢啣其人而退。山後常有白虹起自林端，狀如曳帛。見則農損田禾，鳴金逐之方去。此蟋蟀之類也。殆天地乖沴之氣，偶出為戾，村人謂神之所為。夫以神之節烈忠貞，而豈為之者哉。

又臬亭山下有劉墳，宋廊王劉琦之墳也。先是其地為顯寧寺矣。王以為佳，移寺建於塢之外，而築墳於

其中僧無如王何也。其地為鄜王墳矣。越五百年有僧具德者履王墳而亦以為佳發墳棄於塢之外而復建寺於其中王無如僧何也。吁嗟鄜王昔以順昌旗振威天下何雄也。今乃為人伐塚棄骸而仍無知雄安在哉。伐其塚者且託言非韓劉之劉而苗劉之劉又何冤也。吁嗟劉舌不存莫能自明矣。吾不為代名之則韓劉之劉終以為苗劉之劉且為伐塚者稱快舉也。

臨平湖考

明沈謙

沈謙字去矜號東江明仁和人諸生篤學工詩文崇禎末與丁澎等稱西冷十子有東江集

臨平湖在仁和縣東北五十四里去臨平鎮東南五里以古有湖開天下平湖塞天下亂之語故名吳出寶鼎又名鼎湖一名東湖以對西湖故見唐釋皎然詩及仁和縣志魏鄴道元注水經又名東江行旅以出浙江其名石函湖者則因吳郡志稱孫皓時湖邊曾得石印也鄴注又云湖合漸江通浦陽元人裴伯宣及明田汝成郭紹孔輩皆疑之然自錢氏築塘之後

江潮改徙，鳥鹵沮洳，半成平陸，水道益不可考。周十里中，有白龍潭、龍王廟，乃宋處女產龍於此，故祀之。及唐舒國公褚無量，有讀書堆諸蹟，而志稱褚公故宅，亦在其旁，今不知所在。有四閘，古以為瀦蓄灌田之用。唐刺史白居易嘗議決西湖，不足更決以添注云。漢以前無考。三國屬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寶鼎見，天璽元年，一夕開除，吳人以為瑞，謂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皓問都尉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通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銜璧之事也。』」而已。果驗。是年又於湖邊得一石函，中有小石，印

刻其上作皇帝字。吳人以獻，故改元天璽。孫盛以為元皇中興之符徵。五湖之石瑞而晉以興，晉屬錢塘。元興二年，湖水赤，時桓元將受禪，因諷吳郡使言開除以為己瑞，使百僚集賀，乃矯詔答之。俄而元敗，陳後主至德二年仲冬朔夜，臨平鎮俱沈為湖，方九里許。郡以事聞，後主怪之，欲以民力實之。御史胡敏奏稱：「陵谷變遷，乃氣運不常也。世道失修，或致虧損，宜建梵刹，募選國中婦女為尼，鎮厭之。」後主可其奏，遂命召選得二百八十九人，欽度為尼。仍命冬官建寺於鎮之西南，名曰明因，尅日用成。至禎明元年十一

月湖復開。陳主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而陳卒
亡。唐時湖屬鹽官。有龍鬪。傾里往觀。無量時年十三。
讀書宴然不動。人咸異之。舊傳堆上有讀書臺。今廢。
五代梁龍德二年。錢氏析錢塘鹽官置錢江縣。湖又
為錢江地。至宋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四年改錢
江縣為仁和縣。湖始屬仁和。宣和中湖水大溢。建庵
名妙華以鎮之。後高宗以迎太后。駕幸其地。陞為龍
興寺。紹定五年築永和塘以捍湖之衝決。許應和為
記。稱永和隄阻鼎湖白龍潭之險。卯風湍流。蚤夕鼓
盪。一有綠漏。則膏腴數百頃。瞬刻就沒。是時防溢甚

密元末多塞為田畝，佃為魚池。迨夫宏正之間，日益淤塞。萬曆三十七年，司道檄縣清理，而湖水亦得稍復其舊。謙按湖之開塞，關係治亂，豈止州邑之形勝，且淤塞既久，則暴注必溢，而旱暵莫濡，此疏濬之舉，所宜亟行者也。但四旁俱屬民產，難以貯泥。今取以築隄，自西達東，約八百餘丈，即隄成而湖浚矣。昔蘇軾取西湖葑草築為長隄，而湖亦開朗，誠為兩便。至今利之。西湖、東湖可二視哉。茲因揚州太守譽星、西陵別駕襲祥、二徐公倡為義舉，將來湖隄漸次修復，四閘出東江橋故道，達於運河，亮非一人一日之力。

所得而辦。蓋有望於同里之高明者甚切也。謙乃喜而為臨平湖考。以從史其成。并史志詩文有關於湖者。俱附錄於左。

祝文襄臨平記序

祝文襄字天孫。號幾亭。海寧人。順治辛卯歲貢。曾為沈去矜師館簡園。著有幾亭集。

臨平乃浙杭一鄉。聚耳界於仁和海寧二縣。其地有黃鶴白龍桐魚寶鼎之勝。產靈育秀。鬱為名區。予自戊寅首春。隨獻廷公之招。命其幼子謙從予游。朝嵐

夕月瀚茗論文者。四易寒暑遊履所至。竟日志歸。媿予潦倒不文。無能一振山川之色。甲申冬月。以事至臨平。謙且疏古事古詩。稱臨平記。其書自漢至元。凡四卷。曰事記二。附記一。詩一。蒐剔具夥。辨論亦博。準之陳風信古之義。良有取焉。予故戲之曰。男子始生。以弧矢射四方。否則研京鍊都。昌大其文。何乃局於方域。考核不出里巷。對曰。謙聞之先生矣。修齊本於誠正。不亦引而近之乎。予無以應。嗣後舟車南北。會晤甚希。今年以祝其母氏。復來謙家。里中諸公。方謀剗劇。此著僉以弁言見屬。予遂樂而述其始末。以見

謙淹雅之才及諸公好義之篤東江文獻賴以弗亡
苟充其用當未知其止而乃以割雞薄之亦予之失
言也己順治戊子新秋

臨平圖東隆興寺隆興橋塘梅堰南里仁橋赭山

港北另橋又東天開河梅堰之西桂芳橋石笕明

因寺石笕永康橋西南善曇寺廣嚴寺桂芳橋又安

平泉有河南渡直通湯村東渡為葡萄坂橋白洋

澗方興渡南官莊五雲星橋即南為槎瀆有河通

和穆聯橋東渡為後桐扣西岳廟渡赤岸南渡為丁

橋永慶寺在赤岸北石目嶺入佛石湯家堰桐扣佛

日塢寺。渥注泉。悟道松。桐扣山。北為黃鶴山。皋亭山。
半山。東南超山。橫山。丁山。黃泥埧。藕花洲。茆山。小林。
斷處。曲竹塢。安平寺。泉寶幢夕照庵孟姜泉景星觀
瓶山。廣北嚴臨平鎮。由將軍廟。曇花庵。白龍寺。細蠟洞。
白龍潭。劍池。

沈謙曰。撰此書。經始于崇禎癸未三月。告成於甲
申十二月。歲凡再閱。稿用三更。又曰。吾里郭太學
紹孔家有書倉。人稱學海。

晉安帝元興二年冬十月。錢塘臨平湖水赤。十二月。
桓玄詐言臨平湖開。即皇帝位。陳禎明元年冬十一

月陳臨平湖開陳主惡之乃自賣於佛寺以厭之
唐高宗咸亨二年有龍鬥於臨平湖中宗神龍元年
臨平掘地得石象

自洪武二十四年立天下名刹為叢林其餘梵舍咸
令歸併故陳善萬曆志所載止叢林最詳其他列名
而已天禧初余承采監臨平都酒務郭紹孔瓶山辨瓶
山在臨平鎮廣嚴寺側小小一土阜耳宋時沽官酒
處碎甃堆積久成一阜其旁取土者猶時有瓶遺也
俗稱平山平當是瓶字秀水亦有瓶山可證

謙曰瓶山舊傳錢王犒軍於此壘瓶而成其說近誕

今以幢碑合之。郭辨此為權醜之所無疑矣。

臨平山細螭洞中題翼拱之凌晨遊此時康定元年四月八日。

謙曰細螭洞在臨平山巔深十餘丈濶二丈五尺高一丈五尺多出礪石本草所稱礪石出臨平者即其地也甲申四月八日里人例有祈年之舉因得見其真蹟字在洞中東北壁惟翼字最大下兩行分半之微有丹漆乃里人郭伯翼所潤色今則剝落殆盡其筆勢道勁如顏真卿真奇蹟也洞西南又鑿有竇緘兩字無年具考亦不解其義意者遊人有竇姓者邪

至於滿洞鏤刻佛像。或是楊髡靈鷲之餘波也。

臨平濱海。故安隱寺西。有白洋筧。鎮南有赭山港。豈鎮地古皆海邪。如杭城前洋後洋之稱。若今俱為塵市耳。

錢蒙杭州黃鶴山重建永慶寺記

杭州府治之東北六十五里有山曰黃鶴。高百餘丈。與皋亭山立而俗呼為皋亭之黃鶴。峯以兩山皆天目。蜿蜒東來。嶧而非屬。故也。山之陰有佛日寺。

宋明教高禪師卓錫之所。安隱一潛。填公謀於祭酒。

馮公夢禎圖興復之不果乃得永慶寺故址于山之陽永慶寺者唐清泰二年創自吳越名僧泉院宋建炎中重建賜今額其後以元兵毀而慎公行求得之遂以興復為己任里人馮珮鄭鶴買地構禪堂五間僧如良廣德廣斌等袞衣孟之羨建佛殿五間而真寂院問谷蔭公以雲棲大弟子激揚別傳之指填公敦請蒞焉不起於座而道風演迤縉素全集填公厭世而去其道衆遵遺命以院為十方不用甲乙次相授請一江湘公主之大麓等力為傾助于是彌勒前殿兩廡僧寮次第告成印公與慧文公相與經

畫寺之軌範始定禪堂以棲

禪佛殿以結侶念

佛限以崇繚以修廊佛聲浩浩則樂拜湧現禪板
肅然則祖燈輝映雖五山十刹疏選佛之場者其清
嚴精進未有逾此者也王子宇青與諸上人共襄斯
舉歸而述其意徵余文以記之嗟乎禪與淨土開

然唯以一事攷諸近代楚石禪門尊宿也而有西
齋淨土之詠雲棲念導師也而有闡闕策進之編未
嘗不水乳相合也世之學者妄生分別或相為鬥諍
或曲為調人悵悵然莫知所適從久矣印公有憂之
唱單授之宗而復顯雙修之範以其締構言之前殿

後堂規矩重疊出自一門示門庭之不可強而二也
周垣夾廊鐘魚交互邈不相及示旅途知不可混而
一也借事以顯理因權而著實亦可謂深切著明也
矣寺之事甫竣印公飄然遠去使人想見其高風于
屬山湧泉之間而濂公湘公宿德歸然後先擔荷皆
末法中所希有者余故樂為之記詳其興復之因庶
來者得以考焉若夫印公輩願機緣默相感召畫
未來際必有龍泉蹴踏相繼為人天眼目者固不係
于樓閣之成壞而亦匪區區世文字可得而記也
寺今名龍居庵亦曰永慶禪院予從其舊稱永慶寺

丁澎臯亭顯寧寺志序

丁澎字飛濤號葯園清仁和人順治進士官禮部
郎中與同里陸圻柴炳毛先舒孫治張丹吳佰朋
沈謙虞黃炅陳延會稱西冷十子與宋琬施閏章
張譙明周茂原嚴沆趙錦帆酬唱日下又號燕台
七子所著有白燕樓詩扶荔堂集

臯亭時挺秀為吾杭邱壑之冠泉池嶺嶼古木嘉卉
掩映城東隅其石婁峯下有顯寧寺實踞此山之勝
云寺不知建自何代史稱宋高宗時苗傅劉正彥謀

廢立遷帝顯寧寺為睿聖宮賴韓平寇勤王師至討
賊反正不至於洛陽銅 共沈荆棘中寺之存其幸
哉後元兵侵擾假道臨平精舍析為牧廐宋遂以亡
顏廢既數百年迨崇禎間澹宇大師駐錫始收復古
趾無何金陵陷貴陽相挾方兵由獨松關 奔潰兵
驚竄山野闌入焚掠為賊巢而明亦以亡嗚呼此山
之有關興亡如此今巨德梵音諸尊宿相繼鼓侶漸
次開復如舊初太平全盛時緣山中餘里多種桃樹
每歲春和花開爛漫如錦遊人爭放小艇泊花下飲
酒賦詩而徐子野君者常率諸名士逍遙杖履唱和

其間親見此寺當時之盛不意於今乃再覩也非甚
幸者哉野君年且八十推耆舊當世習其書如漢伏
生申培公退居授業不知當為秦魯間人住持佛懷
仰服先型因以寺志請予采蒐不二句而告成非野
君之間適徜徉茲山者孰且久其能記載精核乃爾
吾郡襟江帶湖巖壑競秀雖臯亭片石亦若同名山
博記武林舊事足流連愛慕以深人所憑眺者何限
則撫今追昔不勝有盛衰興廢之感者予又烏能已
于文耶是為序

錄本

扶荔堂文集自臯亭山志稿本輯

查慎行撰卓蔗村詩序 見敬業堂文集

查慎行初名嗣璉字夏重後改今名字梅餘清海寧人康熙時以舉人特賜進士官編修後告歸家居弟嗣庭獄起世宗知其端謹特放歸卒年七十有八所著有敬業堂集又有周易玩辭集解經史正譌蘇詩補註入海記黔中風土記

余衰病杜門學殖荒落時未廢詩姻親朋友有不鄙而往教者往往飫予之欲摩挲老眼必終卷而後已性之所好不自解也一日陳子周乾携舅氏卓蔗村詩稿見示余受而卒業不禁感哀存歿之感焉自余

十三年時負笈從師棲水。僦居卓文亮庵家。亮庵
蔗村大阮也。時蔗村大父諭德公事章皇帝為侍從
儒臣。尊父孝廉公亦以科名踵起。浙西之推門望者
歸卓氏。其後二十餘年。再過塘西。始獲與蔗村兄弟
游。則王謝門風。繩承弗替。是時東南社事方興。蔗村
及張岍老輩為一鄉領袖。四方士大夫往來。西吳東
越者。必弭楫造廬。戶外之履常滿。酒闌燈地。鬪韻分
題。蔗村於其間。維誦高吟。聲淵淵若出金石。岍老從
而和之。鼓宮宮動。鼓角角動。一時命侶嘯嘯之樂。遠
近傳為盛事云。及余投老歸田。親戚故舊凋喪殆盡。

過岍老故居則已易主蔗村墓木且拱矣撫茲卷也
能毋盡然以傷乎周乾請予為校定略加去取予應
之曰蔗村之詩一生本末存焉予方反覆尋繹如追
作夢而勘前塵零章斷句皆可愛惜又忍抵玉於崑
岡捐珠於滄海乎

毛先舒古雲錦亭碑記

毛先舒字稚黃後更名駢字馳黃諸生清錢塘人
為西泠十子之首與奇齡際可齊名時人語曰浙
中三毛康熙中卒有毛先舒精韻學小匡文鈔思

古堂集螺峯說錄東苑詩文鈔等

孤亭山半敞晴雲扶杖登高日又曛萬樹桃花紅未
了千畦麥葉翠雜分高標元氣峰頭出下界疎鐘靜
裏聞五百年前尋往事手攀荒蘚讀遺文

殿之西南隅而有亭高峙自明季墮圯雖遺址隱約
尚存而名義則杳莫可識嘗即其地東向眺望但見
蒼海茫茫浩渺無際而無可擬似惟當曙色熹微朝
陽初見則朱霞天半深徹雲衢粲如蜀錦竊欲以初
陽名臺重為構葺而病未曲盡其景也偶披邑乘得
前額及毛君詩然後疑古人之善為形容而先得我

心也爰冠以古字勒之於石即其遺址建亭以還其舊云

大清乾隆壬午年春五月立

毛先舒題

錢塘七十五叟葉維新書

仁和鄭錦雲刊

卅五裔孫鏞謹識

宗光正性有住臯亭並韻山中十友詩十一首
第一首

勘盡諸方事無勞再出門林高還擇木山淺得鄰村

耳淨何關洗，情空豈屬昏。更多幽爽事，難與世間論。
下分月友松，友梅友竹友風友雪友石友桐友泉友
雲友十首

王暉珍珠泉銘 霞舉堂集

王暉字少愷，號訥庵，清嘉興人，乾隆舉人，官鎮海
縣教諭，有白華堂集。

顯寧寺方丈之前有泉焉，用石甃之，周遭約三丈許，
清冷澄泓，可鑑毛髮，以足蹋地，則泛湧如珠，故名珍
珠泉，彰其美也。夫泉固不同，側出者曰洑，正出者曰
檻，澗湧上出者曰趵突，而且有甘如醴者，有白如乳

者有溫如湯者。而此則以珠名。靈山秀氣。鍾於此者。何異歟。為之銘曰。

惟山之靈。鍾於顯寧。泉如玉蘊。泛作珠形。混混而出。寂寂無聲。既澄且潔。亦滌塵情。翳此珍珠。匪時勿見。以足踏地。遂乃纍貫。非闕虎跑。豈能龍獻。月落星沉。幽香不變。

吳錫麒約同人皋亭探梅啟
有正味齋集

吳錫麒字聖徵號穀人清錢塘人乾隆進士由編修至祭酒有正味齋集

新正五日密雪連番冷冷蜂腰香愁凍損垂垂亭角
枝覺肥添候好鳥之催晴待東風之送暖折竹不愁
其攔路看花何惜乎衝泥來者吾徒眷焉此往則有
皋亭山者乃伍公之分支也居民以藝梅為生人家
多與雲同住疎白無次妙香遠聞跡契幽遐趣標奇
古半躄已枯之樹玉掩萬麟千年重返之魂苔垂一
尺每當山僧書到樵客信來清鏡相思人貪索笑縞
衣有請吾願催妝為之齋三日之糧挈一瓶之酒門
租小艇恰受者兩三人路指橫塘不遠者二十里約林
逋之野鶴先導游筇借賞鳥之疲驢要馱詩料幾生

修到明日遂行。今夫嘯儔命侶之娛，訪古蒐奇之癖，
勝情相引，二者交資，而况賦近謝后之鑿，詩紀伯顏
之壘，讀記則傳燈可續，誥禪則明月如來，當此竹風
蕭蕭，柏格落落，踞石談虎，麴泉咒龍，不知篆路之修，
但睹草鞋之快，俯仰今古，疎影與之徘徊，攬雜鐘魚，
香光自為開合，今日已圓，成乎好夢，此身已圖，畫於
其間，即或薄暝未開，餘飛更墮，諒既堅乎鷗約，可同
聳乎鷺肩，雷威聽松，赤脚而登，滌岳文僖，促客白衣，
而會香山，正其時也，林岫皓然，粉墨蕭瑟，萬花同色，
何曾遜此三分，百首先成，只合多傾一斗。

吳錫麒王見大皋亭記游詩序 有正味齋集

按王見大名文浩仁和人嘗獨游皋亭諸山探梅
至太平廢寺愛其二松奇古因易盦名并自署二
松居士焉著有韻山堂集附有皋亭山詩六首

皋亭衍伍公之脈走一支而東青翠相臨窈窕無朕
飛泉散蕤於雲際列岫爭長於霞外白心之士託蘿石
之娛赤華之棲發鐘磬之響天懷有契物趣彌澄幽
覽之區斯為極選居人以樹植為業養竹千箇栽桃
萬株其富視侯封焉循三塔而登則尤以梅事為勝
餘寒未斂薄暝乍生蒼蒼雪晴泠泠雪白修來佛國

已閱乎幾生。問訊詩人，皆如其舊識。則有王君見大
蠟。東山之屐，攜北郭之尊。涉歷忘疲，崎嶇必達。影踈
香暗，昕夕與之徘徊。月落參橫，魂夢於焉惆悵。桑三
宿而猶戀，穴九梯而無窮。訪鮮于之舊游，尋伯顏之
故壘。少女瘞魂之塔，阿師覺世之燈。莫不賞極煙霞，
悟參花水。每至妝泮半面，玉墮千鱗。而句裏浮春，毫
邊索笑。美人無恙，如蕪返魂之香。青山在前，宛讀有
聲之畫。憶丙戌歲，余與楊丈硯雨探梅山中，賦詩申
旦。風花廿載，感極於微茫。巖壑一編，字滅於奔走。何
意清詞相授，前游宛然。古松流水之間，恍曾坐我茅

屋疎籬之外，如可呼君。知己一生名花，可以不恨。奇懷萬古，空山喻其獨欣。異日琴酒招邀，烟波酬唱，則榜人競渡，村女祈蠶，皆此鄉之勝事也。請更以竹枝之音續之可乎。

秦湘業梅邊送客圖序

秦湘業，字澹如，清無錫人。道光副貢生，官至浙江候補道。有虹橋老屋集。

自北新關至塘西鎮，兩岸皆種梅，二三十里不絕。殆視西溪為勝，而超山有梅數十本，尤奇古，相傳是吳

越時物亂後猶在。正月六日，薛慰農招余及陳禕林、楊豫庭往訪之。會泰興吳侍郎以浙江學政任滿告歸，亦以是日成行。期送至北郭外，並訂看花之約。日

未晡，慰農諸君先至王家莊。其地距超山五里許，不通舟楫。又少肩輿，三君者都無濟勝具。不果往。余腰脚少健，而舟行獨遲。抵此已薄暮，游興遂闌。待侍郎亦未至。其夜泊於梅林之下，月色微明，暗香入船。慰農携有斗酒，出共酌之。譚至漏三下，各睡去。明早禕林、豫庭以事將返，乃共迎侍郎舟，仍送至王家莊而別。余方旋里，因與侍郎偕行。二日過石門，始別。而所謂

超山者，卒不得一至焉。超山多梅，志乘不載，亦罕有前人題詠。蓋其地既僻且遠，游屐不至，雖有好事如余四人者，亦中道而旋。然屢經兵亂，終得自全，非以居遐守靜，名不禠著而然歟。侍郎未及致仕之年，輒存遂初之志，而慰農棄官尤早，皆有見乎此也。夫禪林與侍郎為貧賤交，余及慰農則以文字相契合，於其別也，殊難為懷。故歸而慰農屬友人繪圖，并自填暗香疎影兩闕以紀事，而余叙之如此。

王家莊道中看梅絕句 四首

溪水無波作鏡平，萬梅花裏一舟行。請看兩岸白如

雪時有暗香蓬底生。

我去方逢未開日。我來已值欲殘時。得氣終輸庾嶺
早。尋芳卻恨樊川遲。

一昨新遊香雪海。依山臨水總雙清。何須更放西溪
棹。人生悠悠只噉名。

聞說超山有梅樹。能逃兵火闕煙霞。泥塗笑我無芒
屨。未許來看太古花。

王誠韓瓶歌序 松齋憶存草

韓瓶者崇二尺厚寸圍尺半直腹背微坳。鼻口旁有

雙耳其色黝然。皋亭山人墾田得之。售諸酒肆。及門
俞生拱辰聞而購其一。出以示子。云是韓蘄王軍中
盛酒器也。考宋史韓岳二傳。皆有背寇軍。雲麓漫鈔
云。燕北人名酒瓶曰寇。按此則瓶即韓兵所背。其不
曰岳而專屬之韓者。按建炎三年。蘄王討苗傅。劉正
彥之亂。師駐臨平。皋亭與臨平近。故宜有是物歟。
大明一統志。皋亭山在府城東北二十五里。高百餘
丈。雲出則雨。山半有桃花塢。宋敖陶孫詩。樵路縈紆
入翠微。清泉白石可忘饑。雲中犬吠劉安過。樹杪春
深望帝歸。白鶴曾留華表語。蒼宮合受錦衣圍。珠襦

玉柙今何許，一笑人間萬事非。元伯顏入宋臨安時，嘗駐兵此山下。

湖壩雜記：泉亭有石人，以桐木扣之，不惟有聲，而泉亦因之而湧。西接湖口，東挾海潮，桐扣之名，不泥桐溪之實在焉。又溪畔多有桐木，中有桐塢、桐川，皆是也。

仲學輅錢邑苕溪險塘雜記

苕溪發源於天目。

岷山之脈，一折為鍾山，別入吳為天目。經三折為衡，再折為廬。

杭嘉湖三郡而入太湖。由錢唐至太湖，延袤百五十里。繪在皇朝輿

地圖而浙省水利通志水利備考錢唐新舊縣志復言之鑿鑿要其所以資蓄洩衛田廬則恃有閘塘而

三郡尤以錢色塘閘為首重何也蓋天目兩乳東向為萬山之

祖萬山龍飛鳳舞三面出水注南注江北其東趨者北諸山

為旁支東為中幹蒼又流南北中三大溪是為南蒼

溪之水隨中幹而來北中三大溪是為南蒼

南有南湖周圍三十四里北有北湖又名浩浩蕩蕩

表山草蕩周圍六十里皆圍水之區也浩浩蕩蕩

遠出臨安餘杭至錢色孝女鄉馮孝女唐時人前輩

媛後醜卿剖肝封股進親膏鄉傳孝女分南始合為

一新志云錢唐為咽吳興每遇靈雨波濤洶湧三郡為腹而太湖則尾閘也

在吞吐間明戶部尚書夏原吉望而歎曰朝見平沙

晚沒蒼花。此殆患區乎。

沿塘各里古名患區。非仁和之患區也。

患區臣唐

尉遲敬德築石阻鴨沙塘。嘉興而疏

有小碑記咸豐時猶見之。常以鄰郡為壑。湖州而疏

下流。抑洪水。始於錢武肅王。惜其事已無可考。可考

者宋淳熙六年分段築隄。間以陡門。志見縣為十塘。詳

免役碑。總名西險大塘。皆栽松。故明五閘。化灣陡門。

人稱西塘古松為蒼溪十景之一。安漢陡門烏麻陡門奉口

奉口與仁和分界。自此以下水勢漸緩。所自起。明

則洪武永樂。唐閘數橫決淹沒。正統萬歷代有修建。

夏原吉之外。如通政司趙君榮。永樂時會同三司詣

竣工部侍郎周經。正統十年塘閘傾圮。支廣豐倉米

築始。皆以朝廷詣勘。發帑經營。縣主葉公。正統十一年

公戊時在萬曆踵而行之塘闌斯固黃汝亨為記畧曰

三郡邑利病以其地當衝要也越百十年而固者仍

圯國朝龍興爰照明例創修於康熙八年者袁方伯

也續修於雍正十一年者秦太守李大尹也朱督憲

祭塘札遺勸勒石今化惟康熙五十五年修龍岡西塘出

自魏邑侯捐資獨任里民頌之為立碑碑在瓶窰由

雍三年正十迄乾五年隆唐周兩大尹繼起定為各里保

護塘險計長五千優免徭役大修勸帑民承歲修前

後秉奉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總理

浙江海塘兼管總督巡撫印務稽公批勸勒石各分

殺承管土名丈尺詳碣中其他碑碣或日久埋沒無

考徵或字跡模糊無從摹擬或里民照府縣告示私

錫概今本府頭門免役碑是也道先時抑問之唐公

周公與明季葉公聶公皆按月巡塘與民分憂故辦

理如法乾嘉之際塘患少安道光紀元餘邑北鄉山

萬搭廠溫台人千百年之厲禁忽焉廢弛於是搭廠

者之蔓延山谷日事墾削一經雨洗泥沙隨山水而

下山土愈松松則浮動愈松直到三大溪交會之所錢塘西隅

壞盤旋停頓溪底積累既久高以丈許餘杭南湖狀

如覆盆既不能廓乎有容則水來易盈塘溢水去易竭

露底下游屬鄰郡嘉興湖州其承受上游之水翻覺來速去

避此旱潦所以不均荒歉所由迭見也自是上游塘面漸因溪底而加高高猶不足復因水溢而大潰道以來漸以塘潰為常事凡遇修築非委員督辦即莊首承辦無論帑銀數不敷必再攤派自是里民受累無窮潰在上游下游雖有塘閘安所用之譬如北門

一開腹背無不受敵掌北門之管者可弗矜慎哉道光

以來各塘弊病光緒八年中夏大水溢塘險舊例塘形

蓬起漸不可支折水潰者五處姓陷坍塌之類幾難

皆釘搶水樁以折水指數其時三郡同為巨浸議者均歸咎於塘東海大

三郡偏災西險大塘坍塌潰三郡全災緣杭郡地高為

尤以西險大塘延至是冬無謀及者臨安縣知縣趙

明府時為錢邑宰，心竊異之，因與同善紳士金少伯、丁松生等會籌款項，估計工料，次春備案上詳，由縣給發清單，照會城鄉各紳董，傳知各里莊，首具結承領，協同商辦。辦至次年七月，大水又來，餘邑各

無恐。

各塘向設張英濟侯神位，并有金龍四大王廟。

關帑修閘，此與英濟侯同日顯聖。雖然此特小補云爾，若前次水為

塘患，其病釀於溪底，起於山廠，而滋毒遂遍於三郡。

而貽害乃延及於國計民生，今欲為三郡策萬全，當

先為錢邑塘閘策萬全，欲為錢邑塘閘策萬全，莫若

先浚溪底，次議山廠。二事於國計民生所全甚大，實為浙右第一要公，一勞可以

耶。逸凡有血氣者，咸翹首以俟社稷臣云。

仲以忠跋先徵君諱學輅，昔在少壯博覽群書，邃於理學，並積醫道，以志在民物，雅不欲以醫自鳴於水利、農田、防禦、教育諸端，尤為注意，不之官焉。政治亦施，故一鄉蒙福，至今樵牧謳思，猶傳韻事，其精誠所感，殆不凡乎。生平多著述，辛亥冬家被匪燬，大半散佚，是記作於光緒癸未，係與善堂紳士丁丙周歷河流，究其來源，窮其去委，酌古證今，而會心有得者也。可謂浙西水利真正源流。先岳父丁小帆先生治水亦有專長，復為之繪圖列說。

民國三年三月，士紳丁文鐘、駱泰恐是記日久就湮，擬付石印，以供同好，屬為序，乃跋其緣起於斯。

仲學輅南北湖開濬記

苕溪隸杭州者為上游，水勢猛厲，經嘉興、湖州者為下游，水勢寬緩，故重上游，上游尤重錢塘一節，十塘五閘，獨扼險要，以衛杭嘉湖三郡田廬，其恃以分受水勢稍緩衝激者，首在餘杭之北湖，次在南湖，乃近來言水利者，連篇累牘，祇重南湖，苟非聞見有偏，即是情形不熟，今將南北兩湖並詳如左，兼附開濬末

議並詳於左

一南苕中苕北苕三大溪均從餘杭統到錢界合為
一溪北苕水勢最大南苕次之中苕又次之陳暉
開南湖為南苕而設下南湖坐縣前周三十四里
上南湖漸遠周三十二里歸珽開北湖當中苕之
衝接引南苕北苕周六十里上南湖淤塞之後桑
麻禾稻面目全非下南湖於明季時猶存六千九
百餘畝荒蕩九百餘畝現除荒蕩不算約存六千
畝北湖除已成田地外所存亦不過萬畝其下尚
有草蕩數千畝不核在內此南湖北湖之情形也

一下南湖近城市如武林西湖可供游覽其進水之口甚狹即南苕水長藉以分水處也開湖時意存蓄蓄後餘杭東鄉亢旱引以溉田故利在上游北湖如大澤茫無關閉水來則任其蔓延上截可緩中苕之衝激下截兼緩南苕北苕之衝激衝激既緩則三溪交會之所不至一湧即溢決潰塘隄實為杭嘉湖三郡受水較南湖力量更大而遠故利在上下游此南湖北湖之關係也

一南湖水滿必從滾壩溢到內河鄰近低田往往遭沒若一濬深則水不易溢然後南苕藉分水勢庶免以

鄰為壑其泥出口費事就近有隙事可容北湖自
宋元迄今未曾清迨瘵積高於南湖如果開掘則
出土非難可運至各塘卸入塘背俾各塘增厚固
如長城復由地方官諭飭塘保廣種垂楊以固塘
脚則一舉而三善已兼此南湖北湖開濬之利便
也

一開濬非旦夕功須得長策以善其後否則創而莫
繼如前功何嘗聞下南湖疏濬幾次中間被人奏
罷今若與北湖並開則見效非迂人無異言以較
闕大也動工之後即應嚴定章程以俟接年工竣

或照西湖辦法，年年酌提經理之費，使不復瘵國
家所損無多。所全實大。以此浙右水利不難上追漢
唐，此開濬時慎始圖終之道也。

一茗溪上游河道亦多淤積。開南湖北湖時，酌量河
道形勢，擇要以圖。若得淺處復深，則衆流自然順
軌。此疏鑿勝於隄防也。

一泥沙淤積說者皆歸咎於餘杭北鄉棚民開山之
故。然北鄉開山，歷朝嚴禁，以上工程一畢，便可追
復舊規。蓋實事求是，民所敬畏。既見開濬如此，認
真將有不言而自喻者。乘機禁治，誰敢違。此清源

在乎正本也。

一以上要公須由地方官照會地方城鄉紳董數人就地設立公所支應其間復由紳董揀選情形熟悉不存意見者數人襲辦其間非止為照料雜項也如某處宜先動工某處宜先卸土某塘背培到多少厚某淤沙浚到多少深水淺則清其下水滿則治其上一一酌量臨時指引設有疑難事件憑紳董與委員妥商此大綱一立細目自張可不勞而理也。

章炳麟仲氏世醫記

杭縣仲石長余中表弟也。父昴亭先生。清時以舉人教於淳安。好明道伊川之學。尤善醫。是時下江諸師皆宗蘇州葉氏。顧忘其有禁方。習灸刺。以郭表鈔撮為真。不效。則不知反求經訓。視漢唐師法。矯枉日衆。先生獨祖述仲景。旁治孫思邈。王燾之長。以近世喻張柯。陳四家語教人。然自有神悟。處方精微。絜靜。希用峻藥。而病應湯輒效。人以為神。上元宗源。漸知甯波府。聞先生名。設局屬主之。已而就徵療。清慈禧太后歸。又主浙江醫局。所全治無慮數萬人。先師德清。

人俞君恨俗醫不知古下藥輒增人病發憤作廢醫論有疾委身以待天命後病篤得先生方始肯服服之病良已乃知道未絕也先生歿幾二十年而右長繼其學所蓄方書甚衆右長發篋盡抽讀之尤精傷寒論口占指數條條可覆故治病無猶豫民國九年春余以中酒病膽傳為黃疸自治得愈逾二月又病宿食自調局方平胃散啜之舖時即發熱中夜汗出止自是寒熱往來如瘧日二三度自知陽明少陽病也服小柴胡湯四五劑不應熱作即憤憤不可奈何間以芒消竄之微得下表證不為裏乃遣力延右長至

右長視方曰不誤。余曰苟不誤何故服四五劑不效。其小柴胡加減七方湯劑最神者也。余頗為人治疾。諸病在經府表裏者服此不過二三日愈。今為己治。乃如啗朽木又不省也。右長視方良久曰此病挾熱。診脈得陽微結何乃去黃芩加芍藥。此小誤也。余曰病自宿疾起常欲得溲便解之以黃芩止利故去之耳。右長曰在小柴胡湯中勿慮也。乃去芍藥還黃芩。少減生薑分劑服湯二刻即熱作汗隨至出神氣甚清。詰旦如瘧者止。余曰增損一味神效至此乎。右長猶謙讓不自許。蓋其識用精微雖用恒法而奇效過。

於人也。方昴庭先生在時，於余為尊行，常得傳余治經甚勤。先生曰：厲學誠善，然當更達性命，知天人無以經術為至。余時少年銳進，不甚求道術，取醫經視之，亦莫能辨其條理。中歲荐歷憂患，始然痛求大乘法典，旁通老莊，晚更涉二程、陳王師說，甚善之。功成屏居，歲歲逢天行疫癘，且莫不能自保。於醫經亦勤求之矣。今右長承嗣家學，條秩審諦，善決嫌疑，此於前人故樂而道之。抑記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顧仲景又以各承家學為謂，今之稱世醫者，豈少耶？本術已乖，後嗣轉益，譎陋則誤人也。愈甚，必如仲氏父子。

者始可也。民國九年八月。

俞樾臨平記補遺序

俞樾字蔭甫，號曲園，德清人。

余年甫四齡，即從德清遷居臨平之史家埭。所居有樓三楹，其下臨街，每歲元夕，張鐙，輒於樓上觀之。余擬繪生平所游歷者為四十圖，其第一圖曰史埭觀鐙，即謂此也。咸豐辛酉，賊至臨平，縱火三日，余時避兵上虞之楂浦，聞而傷之。賦詩云：童時所釣游，不與桑梓異。阡陌與市廛，歷歷在夢寐。如何一轉瞬，惟賸

山光翠。他年更訪舊。何處黃公肆。蓋悽然有新亭之涕焉。已而王師颺馳電掃。群盜以次削平。余於戊辰歲再至臨平。大亂之後。新蹊故術。都不可辨。余躑躅其間。慨然曰。河山不異。舉目有風景之殊矣。臨平故有勝國沈東仁先生所撰臨平志。敵後猶有藏弃是書者。錢塘丁氏刻入武林叢書。而張小雲明經又補其所未備。為臨平志補遺四卷。因余舊寓臨平。問序於余。其書於明以前亦略備矣。從史丁氏并刻其書。以附沈志之後。惟東江乃勝國人。故所記載止於元末。小雲補遺止於明末。亦循其例。然臨平雖小小一

鎮市而國朝二百年來史翰林之故里孫文靖之舊居徵文考獻頗有可采倘有為續志者自當一一載之即余所謂史埭春鐙者或亦可為臨平一故實乎是余所望於東湖諸君子者矣

馮行安吉吳先生墓表

馮行（一八七三至一九三）原名鴻禔字階青又名君木慈溪人光緒拔貢任麗水縣訓導曾結剡社著有回風堂文等

慈溪馮行撰文

三原于右任書丹

余杭章炳麟篆額

先生諱俊卿字昌碩晚以字行安吉吳氏世居縣西

郭吳村明宏治中析置孝豐縣村隸孝豐籍仍其舊

潛德懋學嬪聞家牒粵寇之難(一)郭吳舉村被屠祖

母嚴母萬娉妻章及弟妹並就夷殲吳氏不絕裁比

懸髮先生奉父流轉飢餓窮谷幸脫於死亂定成諸

生追維家難趨若在疚紛華之念消沮幾盡偃室中

歲貧不自周不得已試吏江蘇叙勞累轉至直隸州

知州守宰安東一月謝去捐勢削跡自此遠矣夙耽

文藝兼擅治印盤盂鼎碣沈浸追琢恢恢游及冥合
秦漢孤文小石獲者珍異等于璆璧先生之書入方
出圓肅若采若籀篆隸草靡不賅贍先生之畫渾噩
淑詭獨闢隅奧千紛萬變無跡可躡既反初服徘徊
吳越間齋金求索踵趾道集森然起例義取無忸親
戚義故推贍指肘七十而後光名彌著東瀛僑士欽
其才品為冶金造像龕置西湖孤山之麓過其下者
留連嗟慕增成故實先生品情寬博不有其能深執
謙退與物無競自更國變遠遁避地惟以流人野老
春容瞻接時政升降略不掛口屬痛重聽樂于自晦

雖賓主周旋小乖應對而意色冲然莫測所蘊生平感慨一抒于詩幽搜孤造深入其阻晚年屢思益勞片解涵揉恒至申旦家人微止之即曰非鬱胡中非茹胡吐吾自喋所不甘何云苦也春秋八十有四丁卯十一月六日告終於厲邸哀聞乍布遐邇悼歎及門弟子咨度典則相與著謚曰貞逸先生含章抱節騫然遐舉彰德旌行不亦審乎所著詩歌序跋綜為缶廬詩若干卷外集若干卷曾祖芳南國子監生祖淵舉人海鹽教諭父辛甲舉人截取知縣配施恭人簡靖率素有高世之志金石証鄉同心黽勉式好偕隱

華首不渝先十年卒。男子子三，曰育、殤、曰涵。出后從父，曰邁。女子子一，歸烏程邱培涵。先生卒前數月嘗游塘棲超山，茲地有唐玉潛之遺風，岩棲谷汲，民物隱秀。先生樂其高勝，夷猶林阜，憺焉忘返。邁敬承先旨，謀茲靈宅，旋得吉卜。兆域斯定，粵以辛未（二）之冬，下窆封隧，永窳體魄。置用甄述景行，鐫石瑩表。上質有昊，下諱無紀。

注（一）據吳東邁先生供稿。粵寇之難，已改為洪楊之役。

（二）同上辛未（一九三一年）改為壬申（一九三二年）

姚景瀛臨平志再續自序

臨平有記始自沈去矜先生自漢至元末事蹟文藝入焉後康子蘭及蓮伯兩先生仿鄉鎮志例釐為十六卷洪楊之劫稿付一炬惜哉錢唐丁氏重刊臨平記並張小雲孝廉補遺四卷亦僅至明末同里陳文蔭軒余中表戚也鑒前記待補續者正繁竭十餘年心力積稿盈尺未及編次而疾作彌留前數日於病榻出稿授予曰畢生精力瘁於此矣汝助我搜輯勤此稿尤賴汝續成之時余客海上久與藏書家數之往還一瓶之借無吝色荏苒至今七閱寒暑又得事

實若干條。文及詩詞若干首。而予知老死不遠。來日苦短。故窮昕夕之力。編次就緒。亟付手民。期不負陳文所託。是編記事。遵史家斷代例。至清季為止。而蔭文當日。首以采輯詩文入手。故詩乃獨多。良以有清一代。詩人特盛。游履吟賞。篇什流傳。彙成巨帙。間有里人吟事。不涉桑梓。為闡幽潛。亦予錄入。殆以人存詩。以詩存人之例。輯鄉邦藝文者。有舉莫廢耳。惟自清初迄今。幾三百年矣。中經兵燹。文獻無徵。其間舛誤遺漏。知所不免。惜不能起蔭文而商榷焉。後之君子。有能繼兩康先生遺緒。為臨平作志。則是書也。或

亦土壤細流之一助歟。

姚景瀛序於珍帚齋。

徐甲法華塢記

虎林北墅去城西十里許。有山曰法華。為古衲談經得悟所也。一溪嚙山足。逶迤夾道。松篁迎列。古梅作徑。蘚苔繪階。不數里一憩。轉折烟迷。如入武夷九曲。或行山陰道中。幾令人應接不暇。由東嶽度甘澗泉。古法華塢在焉。塢居諸峯之腹。負郭背湖。橫巒拖翠。老蚪松聲。茂林深壑。竹影梅香。此中佳氣。殆不減鷲山竺土。諸洞天也。內之誅茆安禪者。約二十有四。若

點點髻螺，贅附山脊，多可摘取。此地不惟俗屐罕至，即一笠一瓢，未許門外漢問渡前津。當谷之衝，其衝溪欲咽者，曰開化庵。有亭鎖塗，以便路道。過旅箕踞其下，間有僧作趙州飲滌頰蘇唱，覺冷然喜也。過此則白雲蒼靄斜封小徑，而一種幽顏邃致，若引人深入。所謂別有天地非人間，是其處歟。越數武，有竹椽半楹，曰一擊庵。取古香巖擊竹之旨，蓋為僧不負所結龕以習靜者也。飛香遠接，疏影在門，出戶縱觀，則又六消僧手營古梅庵。老幹蒼清，供足當主人婆娑其中。甕如也。由廬左一折而進，籬垣如帶，中有小堂。

高出竹杪，名天泉庵。庵後雨珠萬斛，若天注然。斲石
斲之，可就鼎而烹，兼多名卉，綴列綺雲，非淨定師香
潔為緣，未易解此。跨澗而東，築室稍起，有級。昔新伊
法主傳燈小構也。上乘庵制不甚故，其署曰定慧庵。
即已逝達源公拈据所就，至今遺行不墜云。及歷高
阜，忽見蓮幢簇擁，窳堵煥然，為古法師普同藏瘞處。
下臨梵音橋，磊石枕溪，潺潺遠瀉，一如雪浪排漱石
齒間。踰橋南為雲溪別室，曰下齋。短松度閣，憑眺平
疇，不知其幾千里也。心光師坐卧其間，便可揮麈忘
老。隔溪若老衲玉庵者，苦行過人，大要以法華楞嚴

為課誦。故名法楞庵。若夫翦雲庵則翠竹成窩。聽松
庵則桐蔭拂韻。天隱庵則籜響排空。亦不下五雲雙
髻諸奇。蜿蜒而入。復有松樓高瞰。嵌石撐塵。創自覺
林師。而相踵為居者。若雲庵師輩。皆出世名侶。一名
安養居。或名在澗庵。其聯曰。有塵不到。無縫見天。覺
公遺蛻。亦封於此。再渡前溪。稍上曰團瓢。曰雲水居。
曰休庵。纍纍連若貫珠。折澗東循。又見一壺中天地
矣。雲巢矗立山半。有律師修倣。慈雲懺事。焚薰不輟。
比肩美音庵居。鸚鵡山陽。有蓑衣泉。日供瓢飲。去此
百武為翠峯居。兩閣輔簷。取式類小舫。挾山而行。響

若師卒歲其中亦大快事沿籬漸入溪飲庵依竹以
棲肯庵風枝掃月其路絕頂之勝者則翠巖居也有
閣曰憑虛飄飄欲仙性融師主此別無長物惟登四
顧屏嘯悟撒手懸巖而已崗之南參差多竹掩映中
飲峰居在焉更進則為藏雲處茆堂倚磴嵐光卷舒
殆未易接左之有水一泓為本塢諸泉之源名梅花
泉屢為亂石所掩人跡罕至故置之塢內有泉宜雨
有竹宜月有梅宜雪有石宜雲有茶宜香兼有名僧
法侶

留下觀秋雪庵蘆花記

山陰朱夢彪

虎林西溪一區沿山十八里梅香竹翠曲水滌洄幽居白社蟬聯繡錯高人逸士貝葉瞿曇指不勝屈溪西最深處有秋雪庵為蓮宗大師初建焚修之所庵在水中中央四面皆蘆洲秋深蒹葭吐絮月夜登閣望之白雲飄渺清風徐來晶光搖曳瀾漫千頃皎燦炫目覺此身翛然霞舉如在冰壺瓊島間不復見大地人世此眉公先生所為以秋雪顏之也然則秋雪由大師初建而蘆花之勝非大師不顯大師禪燈示寂即築塔於此凡欲觀蘆花之勝必參大師之塔則大

師又因秋雪而傳人傑地靈其洵然乎其洵然乎余
與大師忝屬世講因得時過秋雪凡西溪山水之勝
無不遍游甲寅重九後三日宿庵之彈指樓四顧蘆
花較他歲尤盛所見如前迺援筆記之以政後之觀
者